

和声韵调配合表的可靠性就越大。《三江侗语》所搜集的词3千多个，而且大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单音节词。这是目前语言学者所能看到的最丰富的侗语词汇。语言学者不仅从中能看到侗语同台语支有很多同源词，也能看到侗语有一些自己的特有词汇，还可从中找到同汉语音韵面貌相似的一些关系词。同时，词汇表中众多的复合词和含有附加成分的合成词，为语言学者研究侗语词法提供了方便。

邢先生一贯重视口语的调查研究。在三江侗语的调查中，他不主张编写语法提纲，反对那种按语法例句去调查语言的方法，这容易脱离语言实际和有很大的主观性。邢先生认为，应先调查大量的长篇材料，再从这些长篇材料中找出该语言的语法结构的规律和特点来。在三江调查时，邢先生和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调查和记录了大量的长篇语法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根据口述者的录音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地地道道的侗语口语。我们正是从这些长篇材料中提取例句，写成论文。《三江侗语》这些长篇语法材料，为语言学者研究侗语语法以及进行侗语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可靠的语法材料。

二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始祖，是古今中外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三江侗语》所记录的侗族民间故事和歌谣，对于侗族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地域性等特点，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侗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它的民间文学只能靠世代口耳流传下来。《三江侗语》收录的侗族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比较丰富的。既有历史人物传说又有机智人物故事，既有民间童话又有生活故事，既有长篇叙事诗又有短小的民谣。这些都为进行侗族民间文学的作品和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资料。

从这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三江侗语民歌的韵律，也同壮族和一分布依族以及莫家的民歌的押韵相同，不仅讲究脚韵，更讲究腰韵。所谓的脚韵即偶句最末一字的韵母相同，所谓的腰韵即头一句末字的韵母与第二句句首或句中的字的韵母相同。例如（△——脚韵，○——腰韵）：

译文：

侗歌——ka¹ ka:i³ we⁴ meŋ⁴ ma:ŋ² we⁴ meŋ⁴? 唱歌不算心欢，什么才算欢？

歌 不 为 悦 嘛 为 悦

ta:u² li⁴ ka:i³ khwa:n¹ ma:ŋ² we⁴ khwa:n¹? 甜话儿不甜，什么才算甜？

甜 酒 话 不 甜 嘛 为 甜

ti⁵ pa:n¹ si⁵ sei² tei¹ tou⁵ jen⁵; 仕才郎死后下了一颗做官的印，
有(置)男儿仕才死留印

ti⁵ tu² sei³ kai⁵ jan¹ la:i¹ tei¹ tou⁵ jan²; 叫得好的公鸡死后只留得夜沉沉，
养(置)只公鸡啼好死留家

壮歌——衣袖摇摇去哪块？衣袖摆摆去哪村？妹去哪村也要等，哥带来粉往后跟。

(黄勇刹《采风的脚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莫家①歌——niam⁵ niam⁵ pai¹ la¹ riŋ¹, rei⁵ e² we⁴ lak¹⁰ tei³,

晚 晚 去 村 边

只 我 做 小 孩

① 莫家自称ai⁸ maak⁸，语言与侗水语有亲缘关系，现分布在贵州荔波县甲良区的几个乡中。

me² naŋ² jjin² taŋ¹ rei⁵.

没 有 人 来 坐

ŋ² na⁴ bei⁴ e² kuŋ².

你 莫 招 我 多

(李方桂《莫话记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甲种之二十，四川李庄)

以上民歌都与陆祚蕃在《粤西偶记》中所描述的“狼歌”的格律相似。那么，陆氏所指的“狼歌”指的是哪个民族的民歌呢？如果是壮歌，那壮歌的这些格律是固有的，还是汉族诗歌或其他民族民歌影响的结果呢？侗歌和莫家民歌相同的格律是壮歌的影响所致还是另有来由呢？壮侗等族的民歌的这种共同韵律的形成原因，很值得语言学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三江侗语》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三

我们在对《三江侗语》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看到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其一，语音系统是从词汇表和长篇材料中分析归纳出来的，因而它的声、韵、调应包括在全部记音材料中，两者不能互相矛盾。但书中这些声母 sw-、tw-、nw- 在声母表中没有列入。这可能与对以 o 元音开头的复合韵母的处理方法的不同有关。例如把 kon⁵ 处理为 kwan⁵ 等。但两者在三江侗语中似乎不能相混，例如 kon⁵ “棍子”和 kwa:n⁵ tuŋ⁴ “冠洞”，kon⁶ “官”和 kwan⁶ “关”等在三江侗语中都是对立的，不能互换。

其二，在声韵调配合总表的①注中说，在 q' (短元音调) 调中只能发现一个长元音字 naak⁶ “睡”，但我们在书中还看到有 ljaak⁶ “冷”、niaap⁶ “闭”等也是长元音。

其三，在 1·5 中说，送气声母只能出现在送气的单数调中(1'、3'、5'、7 I' 和 7 II' 调)，但事实上三江侗语例外的字很多，往往在不送气调中出现了很多送气声母(这些字在侗语的其他方言中都是不送气的)。现仅举书中所见的为证：thi⁶ “第”、thit⁶ “结(果)”、thui² “鬼”、phen³ “飞”、thiu² “养”、khwan⁴ taŋ² “聊天”、phei⁴ lau³ “口进”、phem⁴ “关门声”、khu³ kwai¹ “古怪”、lau⁴ phu³ “老堡”、thei³ “酸痛”、thu³ “肚”、quk⁶ “洗”、qi³ “纸”、khuk⁶ “衣服”、khiu³ “蕨菜”、khit⁶ “疼”、then³ than⁶ “根源”、qang² ho³ “场合”等。之所以出现不稳定现象，主要是汉语借词影响的结果。因为汉字的声母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分，借入后由于分不清，因而引起了混乱。象“纸”、“堡”、“肚”、“古”、“第”等在汉语中都是不送气的，但到侗语中都变成送气的了。

其四，侗语中的二合元音韵母都不分长短，因此，没有标写长元音符号的必要，但书中却标写出来了，增加了拼写和排版校对的工作量。书中关于入声调中长短元音韵所能出现的声调的安排也与一般习惯不同。按一般习惯是，把 7 I、8 I 调(7、8 调)定为短元音调，7 II、8 II(9、10 调)定为长元音调。但本书却采取相反的方法，给读者增加了阅读的困难。

邢公畹先生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侗台语专家，对侗台语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三江侗语》是那先生在侗台语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他把侗台语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 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续一）

道布 照那斯图

三、蒙哥汗回鹘式蒙古文圣旨

此件原为口传的圣旨。内容和程式都比较简单。蒙古文字体古拙，欠工整，风格近似《也松格碑》。有些字写法有舛误，我们把校勘意见在注释中做了交代。

这道圣旨的开读时间是癸丑年十二月初七日。这是按阴历计算的日期。查《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薛仲三、欧阳颀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北京），蒙哥汗在位时的癸丑年十二月已经跨入公元1254年。癸丑年的十二月初七日是公元1254年1月28日。所以，这道圣旨按开读时间算，应该属于公元1254年。

拉丁字转写

第1行: turuytai^① buk-a^② qoyayula

第2行: moŋge^③ qan aman jrlıy-iyar^④ šaulim jaŋglau^⑤ -da ügülejü
ögtügei^⑥

第3行: ba čimayi^⑦ du singsing^⑧ nere bolıyan^⑨ ilebe jauqudun^⑩

第4行: doyd-dača medekü^⑪ busu ali ba^⑫ uiyur^⑬ töböd^⑭ tangyu^⑮

第5行: ele^⑯ iregsen^⑰ doyd-i qamuy medegsen-ü tula du

第6行: singsing^⑱ nere nereyidbe qab qamiyača^⑲ iregsen^⑳ bögesü^㉑

第7行: bidan-a ireldükü-yi^㉒ ülükü-yi du singsing^㉓ jaŋglau medetügei

第8行: ireldükü^㉔-yi du singsing^㉕ jaŋglau bičig ögtügei^㉖ qar-a

第9行: qorum-dur aqun^㉗ doyd-i^㉘ bidan-dur nereyidjü uriydabasu^㉙

第10行: iretügei^㉚ ese uriydabasu buu iretügei

第11行: šagimuni^㉛-yin mör^㉜-iyer doyd-da medelün^㉝ ese čidabasu^㉞ du

第12行: singsing nere yayun kereg^㉟

第13行: jrlıy bolba

第14行: üker jil übül^㊱-ün ečüs sara-yin

第15行: doloyn sinede delgebei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蒙古文共15行，汉语白话译文共24行。蒙古文本和汉语白话本虽然内容一致，但是行数不同。汉语白话译文的每一行与蒙古文不是逐行对应的。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我们给汉语白话译文加了标点符号。

- 第1行：秃鲁黑台、不花两个
第2行：传奉
第3行：蒙哥皇帝圣旨，道与少
第4行：林长老：
第5行：俺与你都僧省名字去
第6行：也。则不是^①管汉儿和
第7行：尚，不拣^②畏兀儿、西番、
第8行：河西，但是来底和尚
第9行：每^③都管底上头^④，唤都^⑤
第10行：僧省。不拣那里来底
第11行：呵^⑥，
第12行：咱每根底^⑦来的，不合来
第13行：底^⑧，都僧省少林长老
第14行：识者^⑨。合来底，都僧省
第15行：少林长老与文书者。
第16行：和林里有底和尚每，
第17行：俺每根底提名字唤着
第18行：呵，教来者。不唤呵，休^⑩
第19行：教来者。依着
第20行：释迦牟尼佛法里，和尚
第21行：每根底管不得呵，都
第22行：僧省小名要做什么。
第23行：圣旨了也^⑪。
第24行：癸丑年十二月初七日开。

现代汉语译文

秃鲁黑台、不花俩，按照蒙哥汗的口语，说给少林长老：我派（他们）去任命你为都僧省。因为不只是汉族和尚，不论畏兀儿、西番、河西，只要是（投奔）来的和尚（你）都管，所以才给了（你）都僧省名义。不论有哪里来的（和尚），都僧省长老要知道是不是（投奔）我们来的。都僧省长老要给（投奔我们）来的（和尚）发文书。住在和林的和尚，如果被我们指名召见，就来吧。如果没有被召见，就不要来。（你）如果按照释迦牟尼的佛法管不了和尚们，都僧省的名义（又）有何用！圣旨完了。牛儿年腊月初七日开读。

注 释

① 这个人名可以分析为turuy加后缀-tai构成。turuy汉字音译“秃鲁黑”，见于《蒙古秘史》。作普通名词时有两种意义：一是“倚仗”（见该书第167节）；一是“远”（见该书第201节）、“久远”（见该书第207节）。

② 这个人名汉字音译“不花”，义为“公牛”。

③ 元宪宗的名讳，汉字音译“蒙哥”。《蒙古秘史》作“蒙格”（见该书第270节）。在早期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写为 mongge（见《释迦院碑记》，载道布整理、转写、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出版，1983年，北京。以下简称《汇编》）。拉施特《史集》汉文译本译者注转引波伊勒英文译本第196页注1，认为“蒙哥”的蒙古文写法为 Mōngke，意思是“长生”。“长生”在《蒙古秘史》中作 mōngke（见该书第172节）。在八思巴字文献中，“长生”一词多写为 moŋk'a，还曾以 moŋga、moŋk'e、moŋga 等形式出现过。

④ jrlɣ 是来自回鹘文的传统写法，可上溯至粟特文。造格后缀 -iyar 的第二个字母 -y 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牙”，此处写短了，与表示 a/e 的“短牙”混同。

⑤ 在八思巴字圣旨中，“少林”写为 šewlim。“少林”是汉语借词，e 在这里应该表示较开的元音，读 [ɛ] 或者更开一些。这个音跟蒙古语的阳性元音 a 属于一类。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音转写成 a 为宜。a 后面的圆唇音，在八思巴字体系中只能写为 w，用辅音字母表示。但是，在蒙哥汗的这道圣旨中，蒙古文的写法显然用的是元音字母 u。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把“少林”这个词的蒙古文写法用拉丁字转写为 šaulim。汉语“长老”一词的第一个字“长”，声母是不送气的。在八思巴字文献中“长老”写为 džanlaw，“长”字的声母也是不送气的。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拼写汉语借词时，dž 一般用表示 č/j 的字母，不用表示 y/j 的字母，所以，在蒙哥汗的这道圣旨中我们把“长老”一词的蒙古文写法转写为 janglau。

蒙哥汗时代少林寺的长老法名福裕，时人尊称裕公。福裕俗姓张，字好问，号雪庭，太原路文水县人，公元1203年生，1275年圆寂。福裕9岁入学，21岁出家，后来师从曹洞宗高僧万松行秀，得其真传，成为少林寺（曹洞宗道场）的住持。公元1248年，元定宗贵由汗召福裕赴漠北和林（qar-a qorum）。公元1251年元宪宗蒙哥汗即位不久，召见福裕，授以“都僧省”之职，命福裕总领佛教事务。据《辩伪录》（祥迈撰，载《新修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二卷）记述，少林长老福裕向蒙哥汗举劾道教刻印《八十一化图》谤讪佛门。于是蒙哥汗于公元1255年9月（阴历八月）在皇宫内万安阁下召集佛教首领福裕、道教首领李志常辩论《八十一化图》真伪问题。在场的有丞相钵刺海及亲王、贵戚等多人，合刺合孙担任翻译。这场佛、道辩论以道教失败告终。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佛、道两教再一次进行道教经典真伪问题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在上都皇宫内大阁之下举行的。福裕作为佛教首领出席，张真人作为道教首领出席。参加辩论的佛教一方还有那摩国师（西域迦叶弥儿（即克什米尔）人）、拔合斯八国师（即八思巴）、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大理国僧、外五路僧、汉地禅宗寺院长老等三百余人；属于道教一方的有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辩论再一次以道教失败告终。福裕以护持佛法有功，获得当时宗教界的崇高地位。忽必烈汗赐给他“光宗正法大禅师”称号。

⑥ ögtügei 这个祈使式动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在碑文上误刻为 -u 了。回鹘式蒙古文字母 -i 在词末的写法，稍有不慎，就会在回笔处出现空隙，与字母 -u 在词末的写法混同。

⑦ čimayi 这个宾格形式的人称代词，最后两个字母 -yi 在碑文上误刻为 nu 了。-y 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牙”，此处写得过短，与表示 -n 的“短牙”混同了。-i 在回笔处出现空隙，与字母 -u 混同了。

⑧ du singsing 是汉语“都僧省”的音译。这里，最后一个字母 -g，在碑文上误刻为

-b了。回鹘式蒙古字母-g在词末本来应该分两笔写：第一笔是一个“长牙”，第二笔先与“长牙”相交然后转而向下。但是，这里把第一笔与第二笔连成一气，写成一个回环，与-b在词末的写法混同了。

⑨ 这个词写得像bolajb。我们认为它是连接形及物动词bolyan之误。bolyan用在职务名称之后，可以组成一个短语，表示“命其担任某职”的意思。例如《蒙古秘史》第252节有qeda-yi liuśiu bolyan…“命（其臣）合答留守…”这样的句子，与蒙哥汗这道圣旨的čimayi du singsing nere bolyan的句型相合。

⑩ 这是jauqud一词的领格形式，即jauqud-un。在拉施特《史集》汉文译本（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北京）中，“札兀忽惕”一词见于第一卷第二分册的地名索引，用俄文字母拼为Джакут，转写成拉丁字就是jaukut，与碑文上的写法相合。查《至元译语》人事门：“汉儿”（即汉人）一词的蒙古语说法是“札忽歹”，与“札兀忽惕”相近。把蒙哥汗这道圣旨的蒙、汉两种文本相对照，毫无疑问，可以认定蒙古语的jauqud就是汉语的“汉儿”（即汉人）。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说：“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见《元朝史》下册，第5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

⑪ 这个词写得像merdkü。我们认为它是兼役形及物动词medekü之误。

⑫ 这个词是分成两截写的，作taqu ba。我们认为它是ali ba之误。从这句话的汉语译文看，这个词应该与“不捺”对当。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有ali ba，也是分开写的（见《两鲁浑汗致尼古拉斯四世函》，载《汇编》）。在八思巴字文献中，蒙古语的aliba译成汉语是“不捺”。

⑬ 当时汉字译写为“畏兀儿”，即今之“维吾尔”。按现代蒙古文拼写法，这个词应该写为uyiyur。但是，在古代蒙古文文献中，这个词常写成uiyur。例如《忻都公神道碑》有uiyurčilan这样的写法和uiyudun（即uiyur的复数领格形式）这样的写法（见《汇编》）。

⑭ 这个词在碑文上写成töbün。我们认为这是töböd之误。在字母b的下面少写了一个“短牙”。当时汉文文献中的“西番”即今之“西藏”。在《蒙古秘史》中töböd一词的汉文旁译为“西番”（见该书第260节，töbödüd“西番每”，是复数形式，词干应为töböd）。

⑮ 拉施特《史集》作tangğud“唐兀惕”。该书汉文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页脚注②解释说，“蒙古文tangğût，十世纪时在中国西北边境上建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名，在中国史上以西夏国之名著称。”该书第二卷第12页脚注⑥说，“汉语‘河西’即‘河的西面’。为黄河以西唐兀惕国的名称”。

⑯ 这个词开头的元音是用“守冠”加“短牙”表示的。在《蒙古秘史》中，这个词用汉字音译为“颡列”，即ele，旁译“但”（见该书第55节）。在八思巴字文献中，这个词有两种读法。有些文献读éle，如《普颜笃皇帝虎儿年（公元1314年）圣旨（2）》第20行：gèuŋ gon-e éle gariyat'an“但属官观的”。另一些文献读'ala，如《薛禅皇帝龙儿年（公元1280年或1292年）圣旨》第21—22行：gèuŋ gon-dur 'ala gariyat'an“但属官观的”。然而有趣的是在同一件文献中也有既读éle又读'ala的，如《普颜笃皇帝虎儿年（公元1314年）圣旨（4）》第25行读éle，第29行读'ala（以上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1991年。下文略称

《汇集》)。这里,我们暂从《蒙古秘史》的读法,转写为ele。

⑰ 这个词写得像irküne,我们认为它是兼役形过去时动词iregsen之误。把-s-误写为一个“字肚”加一个“短牙”了。

⑱ 碑文上把宾格后缀-i误刻为-u了。我们认为这里只有读-i才通。

⑲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singüveg,我们认为这是singsing之误。

⑳ 在现代蒙古语中,我们常见的是截取形容词的第一个音节的元音(如果元音前面还有辅音的话,就连带词首的辅音),后面接上辅音-b,造成一个闭音节的临时语素,放在那个形容词前面,起加强语义的作用。人们通常把这种语法形式叫作形容词的最高级。但是,在蒙哥汗这道圣旨中,qamiya“哪里”这个指处所的疑问代词前面也用这种办法加了一个临时语素,表示“不拣”(即“无论、不管”)的意思。这条材料对研究古代蒙古语法体系有一定的价值。

㉑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irebsen,我们认为这是iregsen之误。字母-g-在回笔处出现空隙,与字母-b-的写法混同了。

㉒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bubsu,我们认为这是bögesü之误。在八思巴字文献中,这个词写为bö'esu,相当于汉语译文中表示假设语气的“…呵”。查《蒙古秘史》,bö'esü一般旁译“有呵”(见该书第36节),是一个表示假设语气的连接形动词。

㉓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irgüldeküyü,我们认为这是ireldükü-yi之误,在-dü-底下多写了一个“短牙”,-y-下面的-i回笔时出现空隙,与-ü混同了。在这道圣旨中这个词的汉语译文是“合来的”。汉语“合”字有“会合,凑到一起”的意思。“合来的”就是“会合而来的,投奔而来的”。在《蒙古秘史》中ireldüjü一词的旁译是“共来着”(见该书第195节),是ire-“来”这个不及物动词的交互态形式,与“合来”语义相近。而iregüi-一词在《蒙古秘史》中旁译“教来”(见该书第68节),是ire-这个不及物动词的使动态,与“合来”语义相差较远。

㉔ 碑文上这个词第一个音节的-g-写得像-b-,我们认为应该是-g-。

㉕ 参见注㉓。

㉖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senbsing,我们认为这是singsing之误。第一个音节的元音-i-应该是一个“长牙”,这里写短了,以致与-e-混同。第一个音节的-g-回笔有误,写成-b-了。

㉗ 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i误写成-ü了。

㉘ 这个词在这道圣旨的汉语译文中译为“有底”(即“有的”)。在八思巴字文献中或译为“住的”(见《普颜笃皇帝虎儿年(公元1314年)圣旨(3)》),或译为“有的”(见《薛禅皇帝牛儿年(公元1277年或1289年)圣旨(1)》),还有一例译为“住持”(见《普颜笃皇帝虎儿年(公元1314年)圣旨(1)》,以上载《汇集》)。这个词有时译为“有的”(见《蒙古秘史》第189节),有时译为“住么”(见《蒙古秘史》第125节)。

㉙ 碑文上把“宾格”后缀-i误写为-u了。

㉚ 该词在碑文中漏写了两个元音字母,一个是-d-下面的-a-,另一个是-b-下面的-a-。

㉛ 碑文上这个词的第四个音节-gei,误写成-güi,写元音-e-的时候回笔有误,留了空隙,看起来像ü了。

㉜ 碑文上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元音字母-i,回笔有误,写得像u了。在八思巴字文献中,“释迦牟尼”有šagemuni(见《居庸关石刻(东壁)》)、šakiamuñi(见《海山怀宁王

蛇儿年（公元1305年）令旨》）、šigemoni（见《薛禅皇帝牛儿年（公元1277年或1289年）圣旨（3）》）（以上载《汇集》）等不同的写法。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释迦牟尼”有šayimuni的写法（见《兴元阁碑记》，载《汇编》）。

③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muru，我们认为它是mör之误。在这道圣旨的汉语译文中，把这个词译为“佛法”。在八思巴字文献中，把这个词译为“教法”。在《蒙古秘史》中这个词的旁译是“路”（见该书第82节）。

④ 这个词的语法形式实属罕见。按，mede-是及物动词，它的直接宾语应该是宾格形式。可是，在medelün前面出现的宾语doyid“和尚们”却采取了位格形式。从汉语译文看，doyid-da medelün的意思是“对和尚们进行管理”。附在mede-后面的后缀-lün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⑤ 碑文上这个词的第三个、第四个音节写得像-buju，我们认为-basu之误。字母-b后面的-a本来应该是一个“短牙”，可是这里与下面的字母-s-的第一笔连成一气，成了一圆圈，与-u-的写法混同了。

⑥ 碑文上这个词写得像küüg，我们认为它是kereg之误。《蒙古秘史》中，kereg旁译“用”（见该书第110节）。《卢龙塞略》所收的《蒙古译语》通用门，有“牙温客列克”，即yayun kereg，汉语译为“何用”。

⑦ 这个词在现代蒙古文中写为ebül，但是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常写为übül（见《阿八哈汗颁发的证书》，载《汇编》）。在八思巴字文献中，这个词写为'übul（见《薛禅皇帝龙儿年（公元1280年或1292年）圣旨》，载《汇集》）。

⑧ “则不是”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只是”。“则”作副词用，有“仅、只”义（见《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北京）。

⑨ “不拣”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连词“不论、不管”。

⑩ 现代汉语用在指人的名词或者代词后面表示复数的“们”，在元代白话中常常写为“每”。

⑪ “上头”一词用在这里不是表示方位的名词。在元代白话中，“上头”常常用来表示“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介词“因为”或“由于”。

⑫ “都”字用在职官名称上有“总”的意思。与下一行的“僧省”两字相接，构成职官名称“都僧省”，即“总僧正”。“僧正”是管理众僧之官（见《辞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北京）。

⑬ 在元代白话中“呵”字常常用来表示假设语气。相当于蒙古文中表示假设语气的连接形存在动词bögesü。

⑭ “根底”是元代白话中用以表示蒙古语“与格”的助词，有“对”什么，“对”谁，“向”什么，“向”谁；“到”那里，“到”谁那里等意思。“咱每根底来的”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的”。

⑮ “不合来底”这个短语，在蒙古语中只用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兼役形动词ülükü“否”。因为在蒙古语中ülükü是与表示“合来的”的动词ireldükü连用，对ireldükü的否定就意味着“不合来底”，所以，这里把ülükü“否”译成“不合来底”。

⑯ “识者”的“者”在这里表示命令语气，相当于祈使式动词后缀。不是构成名词的后缀。

① “休”在元代白话中是表示劝阻或禁止的副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不要”。

② “了也”相当于这道圣旨蒙古文本中的过去时动词 bolba “做了”。

四、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

这件回鹘式蒙古文护持文书，与常见的八思巴字护持文书相比，属于篇幅比较长、内涵比较丰富的一类。从篇幅和内容上看，与它相似的有忽必烈汗于龙儿年（公元1280年或1292年）颁发给李道谦的圣旨（见《汇集》）。从文书的程式和所用的套语看，忽必烈汗的这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作为护持文书已趋定型，与我们所见的晚出的同类圣旨没有什么差别。由于这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的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八思巴字护持文书是严格地承袭了回鹘式蒙古文护持文书体例的。再从文字的角度看，这道圣旨的蒙古文写得很流畅，运笔娴熟，字体美观，行款严整，笔误也比较少。无论从书法上还是从章法上看，比起蒙哥汗于公元1254年颁发的圣旨，都有明显的进步。

忽必烈汗的这道圣旨写于“开平府”，并且是用回鹘式蒙古文而不是用他钦定的八思巴字写成的。从这两个事实判断，颁发这道圣旨的“鸡儿年”夏天应当是公元1261年。《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上都路”条记载，上都“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按，中统元年为公元1260年，中统五年为公元1264年。上都称开平府是在公元1260年到1264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的“鸡儿年”只有公元1261年。此外，我们知道，忽必烈汗诏令颁行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现在所称的八思巴字）是公元1269年的事。从那时起“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见《元史》卷二百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不再用回鹘式蒙古文。因此，我们认为忽必烈汗这道圣旨所署的时间“鸡儿年”夏天，只能是公元1269年以前但不早于公元1260年的“鸡儿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公元1261年是“鸡儿年”。

拉丁字转写

第1行: mongke^① tngri^②-yin kücündür

第2行: qayan jrly manu

第3行: sünfus^③-de balayad-un sildegedün^④

第4行: daruyas-da noyad-da yorëiqun

第5行: yabuqun ilçin^⑤-e çerigüd-ün

第6行: noyad^⑥-da çerig aran-a doyid-da irgen-e duyulyaqui

第7行: jarly

第8行: činggis qan-u jrly-dur doyid erkegüd singsingüd dašmad

第9行: aliba alba qubçiri ülü üjen^⑦ tngri-yi jalbariju

第10行: bidan-a irüger ögün atuyai^⑧ kemegsen

第11行: jrly-un yosuyar, ede^⑨ šaulim janglau, bawsi^⑩ tanju, gü amju,

第12行: sing an janglau, gim ding janglau kiged tabun aran-i^⑪
bayisba^⑫

第13行: bagsi^⑬-yin dora jauqudun ele yañar-a aqun olan doyid^⑭-i

第14行: ötögülejü^⑮, šagimuni-yin mör-iyer tngri-yi jalbariju,

- 第15行: bidaŋ-a irüger^① ögün atuyai kemen ene^② šaulim jaŋglau-da
 第16行: bariju yabuyai^③
 第17行: jrly ögbei^④, eden-ü sümes-dür geyid^⑤-dür anu ilčün
 第18行: buu bayutuyai^⑥, ked ked ber^⑦ bolju kücüdejü buu
 sayutuyai^⑧, qan
 第19行: -u sang amu, buu čidqutuyai^⑨, yaɣu ke^⑩ buu talbituyai^⑪,
 sümes-dür
 第20行: aran buu jaryulatuyai^⑫, ulay-a^⑬ sigüsü^⑭ buu barituyai^⑮
 sui^⑯ tamya
 第21行: buu ögtügei sümes-dür qariyatan yaɣar usun qulus-un
 第22行: tegirmed^⑰ bay^⑱ geidenküü^⑲ qalayun usun^⑳ dem^㉑ kebid^㉒-deče
 sirge^㉓
 第23行: könörge^㉔-deče aliba alba qubčiri buu abtuyai^㉕, basa doyd
 第24行: -un ali ber üyiles anu bögesü, bayisba bayši-yin ügeber
 第25行: nom-un yosuɣar^㉖ šaulim jaŋglau bawsi^㉗ tanju kiged tabun
 ötögüs^㉘
 第26行: jugiyer^㉙ qayalju ögtügei, ta ber olan doyd ede
 第27行: tabun ötögüs-ün ügeber nom-un yosun busi ülü bolyan
 第28行: jugiyer yabudqun basa egil^㉚ aran doyd-i buu jaryulatuyai^㉛
 第29行: doyd-un egil^㉜ aran-luɣa ügüleldükün üges anu bögesü,
 第30行: tüsigdegsed doyd-un ötögüs, balayad-un noyad-luɣa
 第31行: qamtu jaryulaɣu qayaltuyai^㉝, doyd-un yosuɣar ülü yabuqun
 第32行: mayui^㉞ üyiles üyiledkün qudal qulayai kikün doyd-i^㉟
 balayad^㊱
 第33行: -un daruyas-da noyad-da taqayulju ögtügei, ede basa
 第34行: šaulim tanju kiged tabun ötögüs tüsigdebe ele kemeju
 第35行: yosu ügegün üyiles buu üyiledtügei^㊲, üyiledbesü
 第36行: bidaŋ-a jiyatuyai^㊳, ker ber^㊴ kemer-ün^㊵
 第37行: bida uqad je^㊶
 第38行: jrly manu taqiyu^㊷ jil junu ečüs sara^㊸-yin nigen sinede
 第39行: kaipingfu^㊹-da büküi-dür bičibei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蒙古文共39行，汉语白话译文共32行。汉语白话译文最后两行文字之间留了一行空白。空行之前是圣旨正文，空行之后是书写圣旨的时间和地点。汉语白话译文在书写格式上有“单抬”、“双抬”之分。下面转录时省去了“抬头”，一律顶格书写。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加了标点符号。

第1行：长生天的气力里，

第2行：皇帝圣旨。宣抚司每根底、城子里村子里达鲁花赤^①每根底、官人

- 第3行：每根底、经过的使臣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和尚
- 第4行：每根底、民户每根底宣谕的
- 第5行：圣旨。
- 第6行：成吉思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㉔，不拣什么差发^㉕，
- 第7行：稞程^㉖休着，告
- 第8行：天，俺每根底祝寿与者么道^㉗
- 第9行：圣旨体例里，这少林长老、宝积坛主、姬庵主、圣安长老、金灯长老
- 第10行：等五个人，
- 第11行：拔合思巴八合失^㉘已下但属汉儿田地地里住坐底众和尚每根
- 第12行：底管领，依着
- 第13行：释迦牟尼佛的道子里告
- 第14行：天，俺每根底祝寿与者么道，这少林长老根底把着行踏的^㉙
- 第15行：圣旨与来。这的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倚气
- 第16行：力休住坐者。仓粮休顿放者。拣^㉚那什么放者。寺院里休断
- 第17行：公事者。铺马、祇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寺院里的
- 第18行：田地、水土^㉛、竹苇、园林、碾磨、解典库、浴房、店、铺席等内，醋、醃醉，
- 第19行：拣^㉜那什么差发、稞程休要者。又，和尚每不拣有是何公事呵，
- 第20行：拔合思巴八合赤的言语里，经的体例里，少林坛主等五个头
- 第21行：儿依理归断者。你每和尚每，这五个头儿的言语，经的
- 第22行：体例休别^㉝了，依理行踏者。又，俗人、和尚每根底休归断者。和
- 第23行：尚每、俗人一处折证^㉞的言语有呵，委付来的僧官、城子里官
- 第24行：人一处同共归断者。和尚每体例里不行的歹公事做的，说
- 第25行：谎做贼的和尚每，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
- 第26行：又，这少林坛主等五个头儿特委付来么道，无体例的公事
- 第27行：休行者。行呵，
- 第28行：俺每根底奏说者。怎么般道底，
- 第29行：俺每识也者。
- 第30行：圣旨。
- 第31行：（空白）
- 第32行：鸡儿年六月初一日开平府有时分写来。

现代汉语译文

依靠长生天的力量，皇帝圣旨。向各宣抚司、各城各村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使臣们、军官们、士兵们、和尚们、百姓们宣谕的圣旨。遵照成吉思汗在圣旨里说过的：和尚们、基督教教士们、道士们、伊斯兰教教士们，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祷告上天保佑我们。为了让少林长老、宝积坛主、姬庵主、圣安长老、金灯长老这五个人管领八思巴大师属下住在汉地的众多和尚，依照释迦牟尼的佛法，祷告上天保佑我们，特颁发由少林长老持有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任何人不得强行居住，不得储存官粮，不得存放什物。不得在寺院中审理案件。不提供乘用的马匹和食品。不缴纳地税和商税。凡

是属于寺院的土地、水源、竹苇、碾磨、园林、当铺、澡塘、旅店、铺面以及酿造作坊，都不得向其摊派负担。和尚当中如果有什么纠纷，要根据八思巴大师的话和经典的例规，由少林长老、宝积坛主等五个头儿按规矩决断。你们这些和尚不要违背这五个头儿的话和经典的例规，要守规矩。俗人不得审问和尚们。如果和尚跟俗人有争执，由受到委派的和尚头儿们、城里的官员们共同审理、决断。把不守僧家规矩，有劣迹，说谎，行窃的和尚交给城里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处置。不得以为这些事已经委派给少林长老等五个头儿了，就可以做非法的事。如果（有人）做，就上报给我们。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圣旨。鸡儿年六月初一日写于开平府。

注 释

① 作普通名词时，如前所述，“长生”在《蒙古秘史》中用汉字标音为“蒙客”。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这个词写为 mongke，第一个音节的元音写成阳性的，第二个音节的元音写成阴性的（见《贵由汗玺文》、《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菲力普函》等，载《汇编》）。

② tngri 这个词的末尾元音字母-i，碑文上回笔有误，出现空隙，与-u 在词末的写法混同。

③ 这个职官名称在蒙古语中使用了汉语借词。据杨耐思编的中原音韵同音字表（载《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北京），“宣抚司”3个字的音值是 [siuən fu si]。碑文上用字母 ü 对 [iue]。[i] 没有表示。我们知道，在回鹘文中 w、f 共用一个字母。所以我们把这个职官名称用拉丁字转写为 süñfus。

④ 这是“村子”这个词的复数、领格形式。词干是 sildegen。在《至元译语》地理门，用汉字标音为“信典”；在《华夷译语》、《鞑靼译语》和《卢龙塞略》的《蒙古译语》中都用汉字标音为“申迭延”。词干末尾的-n换成-d，表示复数，-ün是领格后缀，与词干连写在一起了。查明代编纂的《高昌馆杂字》，在当时的维吾尔语中，“村”也读 sildegen，与早期的蒙古语相同。

⑤ 碑文上把蒙古语“使臣”这个词的词首元音字母的“字冠”写长了，看起来像是一个“长牙”。

⑥ 碑文上把 noyad 的-y 这个字母（应该写成“长牙”）写短了，看起来像是一个“短牙”。

⑦ üjen 是连接形及物动词，在《蒙古秘史》中旁译“见”（见该书179节）。üjen 在蒙古语中有“承受”的意思，如 qala üjen “受折磨”。在这道圣旨中把 üjen 译为汉文时用一个“着”字。

⑧ 碑文上把这个词的末尾元音字母-i 写得像-u 了。

⑨ 这个词的第一个元音字母写成“字冠”加“短牙”，与字母a一样了，但实际上表示的是e-。在《完者都苏丹致法国国王菲力普函》中，这个词也是这么写的。

⑩ “宝积”二字，据杨耐思的中原音韵同音字表（见注③所引书），音值为 [pau tsi]。碑文上写 bawsu。baw 与 [pau] 相当。我们认为 su 的-u 应该是-i，回笔时留了空隙像-u 了。在这道圣旨的第25行，“积”字写为 si，可以证明这里的-u 也应该是-i。我们知道，在回鹘式蒙古文中写汉语借词，常常用字母s来表示 [ts]。字母s在回鹘文中本来既可表 [s]，也可表 [z]。[z] 与 [ts] 听起来比较接近，因此可以用 si 与 [tsi] 对当。

⑪ 碑文上把宾格后缀-i 写成-u 了。

⑫ bayisba这个名字现在通行的音译用字是“八思巴”。

⑬ 碑文上把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写得像-u了。这道圣旨的原有汉语译文把baysi音译为“八合赤”。查《卢龙塞略》所收的《蒙古译语》伦类门，这个词译为汉语的“师傅”。

⑭ 在这里doyid的末尾辅音-d，最后一笔没有往下拖，而是往右拐了。这在当时是一种变通的写法。

⑮ 这个词在《蒙古秘史》中旁译为“为长的”（见该书第227节）。由ötögü“老”（见该书第189节）加后缀-le派生出来的。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常把’öt’öguleju译为“为头儿”。在这道圣旨的原有汉语译文中译为“管领”。

⑯ 碑文上把这个词开头的元音字母i-本来应该有的“字冠”漏写了，只剩下一个“长牙”。

⑰ 这个词的开头的元音字母e-，写成一个“字冠”加一个“短牙”，与字母a-一样了，但是应该把这个词读成ene。

⑱ 这个词最后一个音节写得像-ru或者-ri。应该读作-yai。

⑲ 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回笔有误，写得像-u了。

⑳ geyid在《蒙古秘史》中旁译为“家里每”（见该书第102节）、“家”（见该书第103节）或者“家每”（见该书第134节）。在八思巴字文献中一般译为“房舍”。

㉑ 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写得像-u了。

㉒ 在《蒙古秘史》中ket ber旁译为“任谁”，ket是ken“谁”的复数形式。ber通常译为“也”。在这道圣旨中ked也是ken的复数形式。在八思巴字文献中也是这样。

㉓ 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回笔有误，写成-u了。

㉔ 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误写为-u了。čidqu-在《蒙古秘史》中旁译为“注”（见该书第141节）、“倾下”（见该书第230节）。在八思巴字文献中与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译文一样，译为“顿放”。

㉕ yaγu ke在《蒙古秘史》中旁译为“物件等”（见该书第252节），也旁译为“什么物等”（见该书第170节）或者“什么”（见该书第153节）。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常常以复数形式出现：yaγud ked，译为“不拣什么他每”。但是也有以单数形式出现的，译为“不拣什么”。

㉖ 碑文上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误写为-u了。

㉗ 碑文上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误写为-u了。

㉘ 这个词在圣旨的原有汉语译文和八思巴字文献中都译为“铺马”。在《蒙古秘史》中，ula’a一词旁译“马匹”（见该书第199节）或者“骑坐马匹”（见该书第224节）。

㉙ 这个词在圣旨的原有汉语译文和八思巴字文献中都译为“祇应”。在《蒙古秘史》中，sigüsü一词旁译“分例”（见该书第280节）。

㉚ 碑文上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误写成-u了。

㉛ 碑文上这个词的最末一个元音字母-i，误写成-u了。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地税”一词是ts’anq，不是sui。

㉜ 在八思巴字文献中这个词写为t’egirmed，但是有时译为汉语的“水碾”（见《薛禅皇帝牛儿年（公元1277年或1289年）圣旨（1）》）、“水磨”（见《薛禅皇帝龙儿年（公元1280年或1292年）圣旨》）、有时译为“碾磨”（见《普颜笃皇帝虎儿年（公元1314年）